

回望故乡 村口的守望

◆ 梁永刚

每一个村庄无论大小都有村口,有了村口,就有了朝思暮想的草木故园,就有了安放灵魂的家。村口是一个村庄的醒目标志和地理方位,更是一个令游子魂牵梦绕的心灵港湾。村口与家的距离近在咫尺,中间只隔了母亲用手搭起的凉棚。寒来暑往,草木枯荣,浓郁的亲情和乡愁在村口相聚、交融着,浓郁着,温暖着每一位游子的心,成为他们回家的最充分理由。

许多年来,每次回到故乡,当一头撞进那片热土的怀抱时,我最先望见的就是熟稔的村口。村口几户人家升腾起的袅袅炊烟,氤氲着饭菜的香味,传递着家的温暖讯息。村口是故乡最真实的意象,看到村口就如同看到望眼欲穿盼儿归家的母亲,让我瞬间忘记了一路的颠簸与疲惫。一年四季,我的那些乡亲总爱坐在村口聊着永远也聊不完的话题。当我扛着大包小包风尘仆仆地走进村口,他们会热情地起身和我打招呼,呼唤我的乳名。村口接纳了我,这个村庄便认可了我。

村口是小村的门。进门,出门,看似寻常简单,却是悲欢离合。对于那些漂泊在外的游子来说,村口是滋生思念、牵挂和期盼的地方,也是守望幸福的驿站。村口如一把标尺,丈量着血液于水的亲情距离;村口似一道分割线,隔开了故乡与外面的世界。多少背着行囊的村人迈出家门,走出村口,去外面的世界追逐梦想。

村人送远行人,必定要送出村口,一方小小的村口,见证了一代又一代村人的婚丧嫁娶,生老病死,目睹了四季的劳作和人生的艰辛,演绎了一幕又一幕感动人心的送别情景,留下了一个又一个执手相看泪眼的身影。远行的人走过村口,一步三回头,目光里满是眷恋和不舍,于是便有了年迈父母依依不舍的苍老背影,有了热血男儿久久不愿启程的一步一回头,还有了孩童们“爸爸啥时候回来”的怯怯追问,这些场景赋予了村口更多的亲情符号。

村口的那棵老槐树,年年岁岁历经风雨侵蚀依然傲然挺立,凝视着一个小村的兴衰,守望者村人的冷暖。“每逢佳节倍思亲”,一临近年关,村口的老槐树下便人头攒动,潮水般涌来了村中的男女老幼,他们踮起脚尖翘首以盼——父母念子女,儿女盼双亲,还有羞涩的姑娘揪着辫梢等情郎。异乡再好,都无法安放游子们不安的灵魂和躁动的心灵,当熟稔的村口在梦中一次次浮现时,他们饱含着热泪记住了乡愁。其实,在外打拼不管再苦再累,只要有一个生长着牵挂和惦记的村口,有一个在等待你归来的家,人生就是幸福和温暖的。

如今,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外出闯荡,村庄里留下的大多是苍老的身影和稚嫩的面孔。村庄空了,瘦了,村口也不再是往昔的村头,人影稀疏,越发显得沉默、冷清和荒芜。

在村庄的弯臂里,在夕阳的余晖中,我看到村口那棵原本葱葱郁郁、葳蕤蓬勃的老槐树,也一天天消瘦下去,仅留嶙峋铁骨。终有一天,村口这个曾经最温暖的驿站,会瘦成一根尖尖的麦芒,扎在我们每个人的心里,在你我的梦境里喊痛。

朝花夕拾

1977年12月7日,已经到了大雪节气,寒风格外料峭,在中牟县通往县城的公路上,却分明流淌着一股暖流。一群群青年男女骑着自行车,坐着拖拉机呼啸而过。还在冬耕的老农驻犁高喊,干吗去,赶会吗?这么多人?青年人一齐挥手:赶考去呀!

在1976年到20世纪末的这个年代,有太多激动人心的事儿发生。改革开放的号角已经吹响,这不,中央决定1977年恢复中断了11年的高考。

诗人苏金伞写了一首叫《山口》的诗,他在诗里写道,山里面到处开满鲜花,小溪里漂着鲜艳的花瓣。诗人最后写道:“赶快到山里去看一看吧,山口不过是春天的咽喉!”

12月7日,正是河南省高考的第一天。中牟县夹在郑州开封两市之间,下乡知青太多了,加上中牟县各级中学11年的毕业生累积起来,县城各学校的教室根本不够用,听说县里各机关把会议室都腾出来了。好在中牟有一个省农校,有不少教室,解决了这个大难题。

我的考场就是在中牟农校的一个大教室里。考场非常平静,监考老师讲明纪律,开始发卷子,我考文科,记得考语文、数学、史地、政治四门。没有交头接耳,左顾右盼,只有老师走动的脚步声和钢笔与纸的摩擦声!当然,有人埋头做题,也有人对着卷子发呆,我们考场有几个早早交卷走了。

“文革”十年,也不全是文化教育的寒冬,也有阳春和暖流。我读高中时,正是林彪事件后邓小平同志第一次复出,全国都在治理整顿,学校也是春风骀荡,图书馆书架推倒后散落满地的图书全部整理上架,供老师学生借阅。课堂上恢复了正常教学,学生们认真学习。刚刚十七八岁的青年人,正像是夏日里茁壮成长的禾苗,拼命吮吸知识的琼浆。当时还

赶考者

——纪念恢复高考40周年

◆ 王家坤

有一股暖风在吹,马上就要恢复全国高考。学生的学习劲头挡都挡不住。学校不得不令晚10点拉闸熄灯。但我读书的中牟一中,每当熄灯的那一刻,各个教室里都亮起了煤油灯,就是用旧墨水瓶改造的那种,如同天空中点点繁星,更像田野上开遍了矢车菊。就是这样,我的高中阶段补充了好多知识的短板,夺回了在动乱中流逝的岁月。

直到高中毕业,同学们期盼的高考也没有到来。高中毕业后,队长让我管理30亩苹果园,每天我与500棵苹果树在一起,也有无尽的快乐,修剪、浇水、施肥、除草之余,就是拿出苏仲翔先生的《李杜诗选》、游国恩先生的《陆游诗选》和《三国演义》《水浒传》等书细细品读。回乡5年,别的同学都忙着找工作去了,我待在乡里管理苹果园,一心放在自己喜欢的读书上。5年后,我终于等到了这次改变很多人命运的高考。

两个月后,我收到了开封师范学院(现在的河南大学)中文系的录取通知书。但我不知道自己考了多少分。一直到10年以后,我在郑州市委宣传部工作,被干部处抽去整理档案,一天,干部处的老刘叫我,家坤,你的考试卷。我接过去一看,那熟悉的字儿,自己写过的作文,答的数学题,显得稚拙而可爱,顿时有些激动。看着卷首,我考了264分,语文79分,政治89分,史地59分,数学37分。当时开封师范学院和郑州大学文科录取分数线是240分,我还超出了26分。

这次整理档案,就是剔除多余材料,给档案瘦身,考试卷当是去掉之列,我倒是想留下来,却没有说出口,后来当然是焚掉炉里化为一缕青烟。可惜了。

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正好是思想解放和实践是检验真理唯一标准大讨论之时,河南大学这所百年老校学风纯正,讲究学术的自由讨论。各种学术讨论会、学术讲座频繁举办,学生可以自由地

选修各种课程,只要有兴趣,也可以去旁听数理化专业的课程,学校是鼓励的。在课堂上,也经常有课堂讨论。一次张玉麟老师的美学课上,一班的贺育滨不同意张老师的观点,就在座位上和张老师激烈地辩论起来,张老师激动地指着他,贺育滨,你站起来,向我开炮!

由于是11年的考生参加高考,这一届学生年龄相差太大,最大的刘伯欣、娄玉舟都30出头了,最小的徐杰才14岁,几乎相差一代人。年纪大的学生比老师还大,刚刚毕业留校的年级辅导员张怀珍老师,每每给这些大龄生叫“学生哥”。

每日漫步在东城墙夕阳的霞光里,听着叮咚的铁塔风铃苦读诗书,大学四年,我们过得快活而充实。

阅读校史才知道,这里是宋代以来河南贡院的所在地,七号楼西边的两通贡院碑叙说着千年的历史。这里是上千年来河南全省生员赶考的地方,经过每三年一次的秋闱,产生的举子才能参加全国的会试,从这里走出来河南省千百个进士状元探花。还有一个重要的事件,由于遭遇庚子之变,1904年全国会试在河南贡院举行,清廷1905年便宣布废除科举,所以这里也是中国科举考试的终结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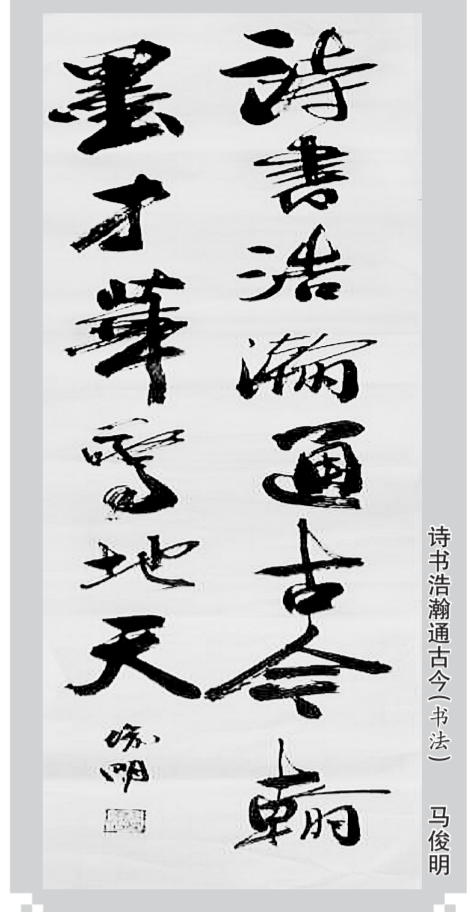
四年学习过得真快,转瞬即逝,毕业了,同学们合影留念,互赠物品,各道珍重,走上天南海北各自的工作岗位。

1949年的一天,毛泽东走出西柏坡的山沟沟,对同行的周恩来等人说,走,进京赶考去。

政老是这样,人的一生何尝不是在赶考哇!

我们毕业后后的36年,是踏着改革开放的浪花前进的,面对波翻浪涌的大潮,同学们面对工作生活人生的种种考题,努力书写自己的答卷。

人生就是一次大考试,我们都是赶考者。



诗书浩瀚通古今(书法) 马俊明

聊斋闲品

本性难移

◆ 吴克成

这世上从来都不缺一条道走到黑的人,往好里说叫“江山易改本性难移”,骂人的说法叫“狗改不了吃屎”,《欲望号街车》的作者田纳西·威廉斯就是个例子。田纳西生性幽默,见到谁都不忘打趣,话说他跟杜鲁门·卡波蒂在酒吧谈天说地,半路杀出一对喝醉了的夫妻。丈夫一把拉开裤链,露出里面的私家财产,要卡波蒂在上面签名留念,卡波蒂被这阵势吓得傻愣,田纳西不慌不忙,他一边打量眼前的私货,一边惋惜道:“我可看不出您有足够的地盘让杜鲁门把名字全签上去,也罢,来个缩写吧。”

《红楼梦》里也不乏一条道走到黑的人,撞到南墙上也不会调转头转身走。焦大就是个典型。看不惯富二代们偷鸡摸狗的做法,你不会另辟新枝?可他偏要在这一棵树上吊死,即使被堵一嘴马粪,也漱漱口继续在这里当奴才。宝玉屋里的袭人,护主的本事跟焦大有一比,因为是宝玉的奴才,眼里便只有一个宝玉,宝玉少了一个扇坠多了一条汗巾子,她都看得一清二楚。

从心理学角度来分析,这一切应该归因于习惯。美国的心理学家詹姆斯这样解释:“习惯好比是社会的一个很大的稳定的飞轮,只有习惯能使我们人按照法规办事,能使幸运儿避免穷人的妒忌和反抗。只有它能使那些曾受压迫而经历过最艰苦、最可厌生活的人安于本职,而不离开它。习惯能使渔人、水手整个冬天都在海上操作,能使矿工一年到头在黑洞里开矿,能使农民困守茅屋和寂寞的田园以度隆冬,能使沙漠居民和寒带土著人不来掠夺我们的江山。习惯能使我们人都按照教养为我们指定的或我们早年选择的路线奋斗到底,就是对于不适宜的事业也要尽力而为,因为我们已经不宜做别的事。到了25岁,年轻的商人、医生、教士、律师已经表现出他们本行的习气,不能改掉了……我们大多数人到了30岁时,性格已经像石膏一样,再不会柔软了。”

张爱玲说过:“出名要趁早。”可见要想成为某种人也要早下手。当了四五十年的叫化子,某天心血来潮想当皇帝,肯定是大势已去,即使给他一个皇位,皇帝的架子已无法端得起,正像有人问村夫,当了皇帝后准备怎么过,村夫无限神往地答:“如果有那么一天,我一定天天吃面条,放上辣子的那种!或者天天吃放了肥肉的面!”

新书架

《伍尔芙读书笔记》

找到进入一本书的正确方式

◆ 姜涛

伍尔芙,英国文坛的前卫开拓者,20世纪最伟大的作家之一,现代主义文学与女性主义潮流的先锋。她在小说中采用意识流写作方法,在世界范围内产生了深远影响,评论家称她为英语“朝着光明的方向推进了一小步”。在散文方面,伍尔芙以其“谁也模仿不了的英国式的优美洒脱、学识渊博”,而被誉“为英国散文大家中的最后一人”“英国传统散文的大师”以及“新散文的开创者”。

该书是伍尔芙的读书随笔集,她在书中畅谈了她阅读的方法、心得和感想,表达了对诸多作家和作品的见

解,在形式上不拘一格,写得看似比较随意,却极为真诚和深刻。很多作家都有写读书笔记的习惯,但是像伍尔芙这般富有洞见并且笔调活泼洒脱的却很罕见,所以她的随笔通常被诸多文学爱好者视为必读文本。翻开伍尔芙的这本书,在她的指引下品读那些名家名作,才发现我们也许从未真正懂得该如何去读一本书。伍尔芙用简洁优美的笔触,告诉人们她是如何从书中汲取营养的。通过读她的这些随笔,读者也许才能清醒地认识到,读书确实是有方法的,你我并非像自己一直以为的那样会阅读。



华山烟云(国画) 杨建强

散文诗页

玄鸟身着黑色的礼服。

落满枝头。

它注视着豫东平原的枯荣,在古时,我们称此地为葛天之地,这里有一个部落,是葛天氏。鸟一开口,就是悦人的圣辞。这是我们信奉的圣鸟,它的眼睛中藏着永恒的仁慈和爱。

它庇佑着无垠的净土。

它唱着亘古的河流,淌过四季和无数的村野,岸草沉寂,又无限蓬勃。圣鸟飞落,是天穹的一次裂合。

二

它在黎明之光中盘旋。

在屋顶盘旋。

在人语鼎沸的上空盘旋,偶尔起落于牛羊的脊背,它黑色的翎羽在辽阔中显得易见。如此漆黑,从头部至尾部,像泼向空气中的一点黛色。这是苍天恩赐于平原的圣鸟。

举头三尺有神明。它就是神明。

分辨天下的美与丑,善与恶,忠与奸。我默默合十,闭上双目,额头渗出智性之泉。

三

我爱这草苫的屋宇。

葛天笔记

◆ 马东旭

抵御北风和野兽的侵袭。我爱这拙朴的四根柱子,没有雕梁画栋,支撑着四个方向的尘沙。我在“葛天草庐”的前方开一扇门,又开一扇窗,看人世的衰老病死和伤痛。看云卷云舒,河流冒着烟。圣鸟掠过枝头的葱郁。美丽的羔羊啊,正凝视远方的远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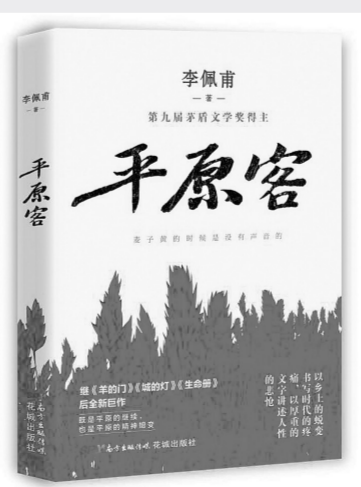
四

葛天氏之乐,是向大自然的致敬。是人间的祝词。我信劳动的双手,信伟大的良知和先人的训言。在五月,我们的粮仓闪耀,我们的牛羊撒欢儿,蝴蝶花长满千岩万壑。我听见圣乐,不可否认的是遍地欢愉。

在豫东平原,我有十万个遐想:葛天一样的女人,白蜡杆一样的男人,在洁净的云朵下歌唱幸福。

原始的秘密不言而喻。

连载



李佩群 著 平原客

彩在这个家已不是一天两天了。徐二彩说:“知道。就冲一下。”说着,跑卫生间去了。李德林坐在沙发上,又吸了两支烟,脑子里依然很乱。他掐灭烟蒂,站起身,走了几步,准备回自己房间。这时候,徐二彩刚好裹着一条浴巾从浴间跑出来,两人不期而遇,一下子撞在了一起。李

徐二彩给老头洗了脚,扶他进房间里睡下。这才坐在电视机前,陪着李德林一块看电视。看着看着,她说:“大冬天,怎么这么热?”说着,她把穿在身上的外衣脱掉了。李德林见她把外衣脱了,上身只穿一件粉红色的内衣。就说:“还是披上吧,小心着凉。”徐二彩说:“不会。我一头汗。这屋里太热。”她一边说一边“叭叭”地喘着瓜子。

李德林说:“过年嘛,暖气会烧得比平时热一些。猛一下,你不习惯,习惯就好了。”

看了一段相声后,李德林见徐二彩嚼的瓜子皮撒在了地上,就看了一眼,也没说什么。徐二彩即刻站起身来,说:“我扫,我扫。天干,我把地再拖一遍。”说着,径直进了卫生间,拿抹布先把茶几旁的瓜子皮擦掉,尔后,又把拖把湿了,拿着拖把拖起地来,拖到沙发前的时候,徐二彩说:“你别动,把脚抬起来就是了。”

李德林抬起脚,看着她一扭一扭的样子,说:“不是有加温器吗?”徐二彩却说:“你喝了些酒,待会儿,我给你做碗醒酒汤吧?”

李德林说:“不用了。你坐下,歇会儿。”

徐二彩说:“我这个人,闲不住。越坐越热。”说着,她放下手里的拖把,又去打了一盆热水,端到了李德林面前,说:“你也烫烫脚吧。”

水盆已放在了李德林面前,他只好把鞋脱了,两只脚放在了水盆里……徐二彩搬了张小凳,坐在了他的面前,很自然地伸出双手,给他洗脚。

这一刻,李德林的神色有些恍惚。说来,是他的脚趾头先有感应的,他的脚趾头在热水里泡着,经徐二彩的手这么一顿抚摸、揉搓,一股滋润、滑软、微微发痒的感觉直冲他的脑门。真舒服啊,太舒服了。尔后,不知怎的,他就有生理上的反应了。他想忍住,可下边不听指挥,就像闸门开了似的,怎么也忍不住。于是,他不好意思了,身子慢慢地往沙发上靠,嘴上说:“这暖气烧的,就是热。”

李德林一边往后移着身子,一边借机再次打量着徐二彩。徐二彩毕竟年轻,年轻女人身上散发出的气息有一股熟桃子一样的气味。那还不光是熟桃子的气味,那是一

种有光泽的、灼灼的、火焰一般的、混合着湿漉漉汗气的肉香。还有,她的头发上飘散着一股好像是来自田野的、熏熏的、野草一般的气息。那气息有别于往日记忆,却又像是在唤醒什么……拉开一点距离,她那张脸,虽然谈不上美丽,但被汗水浸着,倒也有几分生动。单眼皮下,那双眼睛被睫毛遮着,像是有一点点羞涩,一点点波动,眼神儿一躲一躲,惊鹿似的,不由地让人怜爱。两只耳朵像是扎了眼儿,却并未挂耳环什么的,耳垂儿薄薄红红,透着光亮,映出那一脉一脉的细小血管。这是一个既陌生又近在眼前的胴体呀!

到了这时候,李德林内心还是有些挣扎。刚好,电话铃响了,李德林穿上拖鞋,站起来去接电话。徐二彩也端起水盆,倒水去了。

电话都是拜年的。大多是地方上的市长、书记,也不多说什么,意思到了……李德林打着哈哈,一一应付着。

到了快十一点的时候,徐二彩说:“还是热,我冲个澡去。”李德林说:“电的,知道怎么放水吧?”这句话有些多余。徐二

彩几乎是下意识地赶忙扶住她,两人就这么贴在了一起。当一个年轻的肉体贴在身上的时候,“轰”的一下,李德林内心起火火了。李德林二话不说,拥着徐二彩往房间里走去。

第二天早上,当他们从睡梦中醒来,李德林蓦地发现,他身边怎么还睡着一个人呢?他怔了一会儿,于是,昨晚的事历历在目……李德林扭过身,问:“你,还热么?”徐二彩什么也不说,扭动了一下身子,像小猫一样地爬过来。

此后,两人筋疲力尽、大汗淋漓地躺在床上。过了一会儿,徐二彩先是坐起身,从床头柜上拿过一包烟,抽一支,给李德林点上。尔后,她再一次假过来,把烟放在李德林嘴边,说:“咱俩都这样了,你可不能不要我。”

李德林缓缓地吸了两口烟,尔后说:“等过罢年,咱就去登记,好吗?”

徐二彩说:“中,这中。”李德林说:“不过,我有几条要求。”

徐二彩说:“你说,我都听你的。”

李德林说:“我的情况你都清楚。第一,照顾好老人。做好家务。”徐二彩说:“那还用说放心吧。”李德林说:“第二,不能假公济私,干预政事。”接着,他又补充说:“就是说,你只负责管好家里。外边的事,一律不准过问。”

徐二彩说:“中,也中。我不问。”李德林说:“第三,不经过我同意,不准接收任何人的礼物。特别是红包什么的,一分钱也不能收。”

徐二彩说:“那要是亲戚呢?”李德林说:“亲戚也不行。”接着,他说:“凡送礼,都是找你办事的。你又不给人办事,收人家的礼干什么?”

徐二彩想了想说:“中,中。我都听你的,这行了吧?”李德林觉得语气重了些,拍拍她,又缓和说:“这约法三章,不光对你,也对我。你记住了吧?”

徐二彩说:“记住了。你想吃点什么?”

十 三个月后,徐亚男怀孕了。当上副省长的夫人后,徐二彩到乡派出所悄悄地把户口迁了,名字也改了,她自己把名字改成了

徐亚男。进了省城,见了一些人,她就觉得“徐二彩”太土了。都有人称她为“夫人了”,她还能叫“彩”吗?她心里说,她再也不能让人“踩”了。她想尽快地把土气洗掉。从此,她不允许任何人再叫她徐二彩。

迁户口的时候,按惯例,派出所的小民警本想刁难她一下。说:“你放这儿吧,办户口的不在。”徐二彩还像往常一样求告说:“同志,我是从省城来的,跑一趟不容易,你就给办了吧。”那民警斜了她一眼,说:“你从天上来也不行。哪有跑一趟就办成的?回去等着吧。”徐二彩立时火了,她把结婚证“啪”地往桌上一拍,脱口说:“你眼瞎了?看看我男人是谁?!”这个民警愣还有点不识别,见她放了狠话,就用蔑视的口吻说:“你男人是谁呀?”徐二彩气昂昂地说:“李德林。”

“小民警一时没回过神来,说:‘我管你马德林、牛德林,啥德林也不行!’徐二彩立时抓起电话,一边拨号一边气呼呼地说:‘好,省长你不认识,县委书记你总知道吧?我现在就给老唐打电话。’”

徐二彩说:“记住了。你想吃点什么?”

徐二彩说:“记住了。你想吃点什么?”

徐二彩说:“记住了。你想吃点什么?”